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九十八回 蕭刺史重道敬僧 老祖師觀顏知喜

卻說村鄉這老者，信商人諷經驅惡之話，遍向村中大家小戶男婦說了。也有幾個信的說道，老者吃齋人，不說誑語，看他惡漢不侵，便可信真；也有幾個不信的說，凶凶醜惡漢子，捉拿也不怕，甚麼經懺能驅逐得他！彼此信與不信的正在遲疑，忽然幾個惡漢闖入門來，便去把那幾個不信的一個揪一個，打是打，踢是踢。老者與那信的見了，慌張張往門外飛走。走出門來，那幾個信的向老者說道：「這事實實可信。我們去舟中請商人來，看他諷經懺，驅逐這惡漢。」老者乃同村眾幾個，走到沙灘，果見海舟停泊。走近船來，商人待他登舟，乃捧著一卷《菩薩救苦經典》上得灘岸，往前逕行。眾人也不問，隨後跟著。到得村中，那眾人與老者先要試經懺靈驗，乃領著商人到那不信人家。果然商人未曾進門，幾個惡漢先放了村人，往門外走去。惡漢去了，商人乃捧經入門。方才展卷，商人帶有清香焚起，教眾人和誦，果然惡漢不來，也不到這幾個信的家去。眾人方稱揚功果。只見門外又有人來，說惡漢在村後人家打吵。商人聽得，急捧經到後村人家去。那惡漢聞香風，又走到前村去吵。商人沒了法，乃向老者說道：「經功本是無量無邊，總是人心有疑有信。信者諸惡不侵，疑者一時難逐。我舟中現有高僧在內，他原先知經力保舟，因知此村有善人積來一種，還要借我經功。老叟與村眾當恭敬請來，料能與你這村驅惡。」老者聽了，道：「客官方才不早說，我等到舟前，當與經懺同請。」商人笑道：「這位高僧，卻不是等閒與你等隨便邀請的。我有帶來清香，你們可虔心去請，只怕還不肯來。」老者道：「若是不肯來，卻怎生說？」只見一個村人道：「只說是謝他錢鈔。」商人笑道：「如此便真不肯來。」一個村人道：「只說是請他吃齋。」商人道：「也請不來。」老者道：「必定如何說？」商人道：「只說求老師父發菩提心，開方便路，與我村人驅邪縛魅，保命護身。高僧或者就肯來了。」老者道：「依客官說去請。」乃同村人又走到舟前。只見祖師早已出了艙門，下得船來，立在那沙灘之上，眾村人與老者望見祖師莊嚴色相，但見：

旋發蓋天庭，叫須連地角。
兩眸掣電光，雙環墜輪廓。
赭衲一幅禪，棕鞋雙足著。
儼然活阿羅，古佛傳衣鉢。

村人一看，那裡等開口說話，便跪拜在地，只是磕頭。祖師早已知其來意，卻也不言，逕直走到村中。老者與眾人方才開口說道：「請老師父到堂中獻齋。」祖師也不言，但看著村間說道：

囑汝十五種，何事與村惡？
諸惡化善心，速去無相虐。

祖師說罷，把手向村間一揮，道：「眾已信受奉行光明正大、三綱五常道理，汝等諸魔，當化為塵。」說罷，逕走回船。商人村眾俱各面面相覷，不知何意。少頃，那惡漢吵鬧之家，俱來說：「家家惡漢化一陣風都散了，可見高僧道力。我等當到舟前拜謝，仍求個永遠惡孽不來傷害法力。」老者當時同眾到得船邊。商人早已先上了船，頃刻風順，寶舟離岸前行。眾村人高聲齊叫「老師父，留個驅邪於後道力。」祖師遙聞，卻便遙說道：「只要眾善信心奉道勿疑，而不信自作惡因，管你災難永不來害。」眾人聽得，俱各合掌，稱念回去。祖師乃同商人開船而行。這商人們才知高僧不凡，恭敬十分，半句也不敢開口亂道。數日，舟達南海。客商各搬貨物發賣，祖師辭謝商人，上岸信步而行，到得廣州。

卻說這州一位刺史，姓蕭名昂，居任清廉愛民，敬禮賢士，尤尊重僧人道士。一日，委下吏到鄉村勸課農桑。這下吏卻有些徇私受賄。鄉村有幾個富豪，欺占窮民田土。窮民申訴於吏，吏受豪囑，反將窮民坐罪。窮民冤抑，知刺史公明，但畏勢不敢去訴，只得含冤飲忍。這地方卻有一個小廟，菩薩甚靈。窮民幾個無處申冤，乃告於這廟。菩薩卻托一夢與窮民，說道：「汝等不必憂愁冤苦，今有高僧路過吾廟，在此歇足。汝等可以訴冤，高僧必然與你方便。」窮民醒來，半信半疑，說與眾人，也有信的，道：「我們冤苦，神也相憐，或真有白冤高僧到來。」也有不信的，說：「都是你心中鬱氣不過，做此夢幻。」彼此疑信不一。果然，日中一個僧人來到。卻是祖師上得海岸，走入州境，到此廟中歇足，跏趺坐在地上。窮民見了，齊齊上前問道：「師父何處來？欲往何處去？」祖師答道：「我從西南印度國中來，欲往東印度國去。」窮民道：「我此處乃廣州地界，卻不是印度國中。」祖師道：「我聞此地不重僧人，犯界沙門，盡被屠戮。」窮民道：「如今不是當時了。當時是崔皓當權，信重寇謙之，不喜沙門，卻也是沙門不守戒行，做出事來。如今釋氏復興，我太爺崇重師父們，十分敬禮。若是相見了，還要拜為師哩。」祖師聽了，乃問道：「善人們話便與我講，你面貌卻似有甚憂愁？」窮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等各有些冤抑不得伸。若是師父為我等伸得，便是窮，也能備一頓齋報答深恩。」祖師笑道：「我出家人慈悲為念，你等有冤，正當與你方便，豈望報答？但善人等有冤抑？」眾人說道：「我這地方，有幾家大戶，倚著富勢，侵占我們田土。」祖師聽了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田土乃皇王的，哪是你的，不過在你名下耕種。就是被富家占了些去，只囓嚙初自家祖父遺下來少得些。」眾人道：「師父，不是這等說。比如富家，可肯與我們占他分毫？」祖師道：「誰叫你不占他的？」眾人道：「若是我們占了他分毫，他便到官訟理。我們還了他占的，仍要受官的刑罰。」祖師道：「他既然訟你侵占，官又能加你刑罰，你何不也效他去訟？自然官加他刑罰。」眾人道：「正為訟了他，被他勢力通賄，官受其囑，我等為此反被其害。似此冤抑，所以憂愁，不能申訴。」祖師道：「你既勢力不如他，誰叫你不審己量力，做一個良善，讓人到底？田土事小，身心為重。不忍一朝之忿，受了無伸之鬱，是善人不自知重。你當初知審己量力，讓他一分，把奸言求他，難道他無人心，倚勢欺你到底？」眾人道：「師父你不知。他倚富勢，非要把你田土不盡奪了不休。」祖師聽了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勢力不可使盡，鬼神豈可暗欺？千年田地，他豈能獨佔你的？善人只依我忍讓一分，受一分安身之福。他倚富欺貧，自有鬼神報應。」祖師說罷，起身就走。

只見一個士人，在旁聽了講說的這一番語，乃上前恭禮，道：「老師父何來，且請到小莊一齋。」祖師看那士人：

頭戴儒巾一幅飄，青衫著處美丰標。
果然上國威儀好，不似遐荒打扮喬。

這士人見了祖師語言一團道理，乃私想道：「僧家多講些方言禪語。這僧人卻不同，當請他山莊上問幾句奧理。萬一是個高僧，莫要錯過。」乃上前請祖師到莊中便齋一供。祖師正也饑未得齋，乃隨士人到得莊內，彼此敘禮。士人便問道：「老師父何來？」祖師便把西來答應。士人道：「老師父，還是遊方化緣，卻是尋寺院修行道？」祖師道：「小僧兩事皆有。只是有願演法，隨方度人。」士人道：「我這中華聖人在上，禮義道化大行。有等信釋教的，方才尊敬師父僧人；若是不信的，便如何行得？」祖師道：「出家人也只得化個有緣，怎強人信受？」士人道：「比如小子有一件心事請教。經言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看來世事都是夢幻泡影，便是虛無的了。怎麼又有說『夢乃因也』？因有此事，便有此夢，往往有前夢後應的。實不瞞師父說，小子博學古今，論功名也不難，怎麼但遇應試，便夢見一牛阻路而觸，卒至不得遂意。若此等夢，便不為虛。」祖師笑道：「善人愛食牛麼？」士人道：「食牛，食牛，果是平日愛食。」祖師道：「即因此也。」士人笑道：「我輩食牛也多，卻也多有功名遂意。如何偏來觸我阻我？」祖師道：「眾人隨遇而食，誰叫善人中心酷愛？這一種愛，便入了貪魔。這魔在身，再加一貪名之念動於中，一觸一阻，無怪名之難遂。」士人道：「觸牛是牛因，這阻卻是貪。誰不貪名，何獨阻我？」祖師道：「善人何疑至此？世事多得於無心，有心去求，常有不得？因貪魔也。況善人有愛食食物一種惡因。」士人聽了，仍要辯駁。祖師閉目不答，忽然跏趺靜定起來。士人見了，便也習坐在旁，不覺坐至天晚，士人偶入夢境，見一大海，汪洋無際，看自身如錦鱗魚狀，在那波間洋洋得

意。正游來游去，忽然波濤之上，湧出一朵青雲，那雲中現出一座牌坊，牌坊上有二字，士人定睛觀看，好座牌坊，怎見得？但見：

彩柱冲天立，飛簷傍木生。

明明書大字，鯤鵬萬里程。

士人見了那牌坊，就要跳過去戲耍。只見空中又有只牛來，方才要觸，忽然彩雲中現出一個赤發青面神人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神僧得度的錦鱗，何物焉敢阻觸？」被神人一腳踢得無影，讓士人一躍而過那牌坊。頃刻而醒，士人滿心歡喜，自知佳夢。祖師早已出靜，叫一聲：「善人，此後應試，自無不遂。只是莫要貪愛他了。」士人忙拜謝祖師說：「小子知戒也。」

次日天明，叫家僕備齋供敬祖師，灑掃靜室，款留住下，卻到州內謁見州刺史。這州主原愛士人才學，甚禮重他，每每常相接。這日偶問及士人多日不來，士人答以赴莊。因說起僧人說話並夢中事。刺史道：「我於昨夜亦夢在海中踢一牛，讓個錦鱗鯉魚兒跳躍。看來你夢奇異，多管後試高登。卻讓有一件相合。我當初應試，也夢被鼠齧文卷，屢屢不第。後思我好畜貓，捕鼠過多，莫非此因，遂誓不畜貓，後得此第。汝今日之夢相合。只是這僧人卻也非凡，當往見之。」刺史一面叫士人回莊通知祖師，一面親到士人莊來，拜謁祖師。一見了祖師，相貌非凡，乃起敬十分。彼此敘禮，問答相合。便叫左右備轎馬，請到公館住下，以便接談。

卻說州逢久旱，刺史憂悶關心。祖師到公館，見有祈雨神牌，乃合掌念了一句梵語，頃刻天雲四布，大雨滂沱。館人傳知刺史，說高僧一入館中，見了祈雨牌位，只念了一句梵語，便布雲落雨。刺史大喜，隨到館中稱謝。祖師見刺史面上喜氣洋洋，乃道：「大人衙內，必有產麟之慶。」刺史答道：「我尚無子，便是山荊懷孕，也將次臨盆。老師如何說必有生子之慶？」祖師道：「小僧見大人面上喜氣洋洋，應在得麟之兆。」刺史道：「老師見差，下官為久旱得霖，小民有賴，實乃為此心喜。」祖師道：「小僧正是此處看來。昨見憂旱心誠，今見喜雨意切，非比等閒。大人既切為民，天道豈有不降佳麟之理！回衙自見，不是僧家誑語。」刺史聽了，將信將疑，乃回衙去。未入後庭，已有內衙報出，說夫人誕了公子。刺史稱神歎異道：「高僧有先知之哲！」益加敬禮。忽一日，下吏見農家得雨，州主又生了公子；回州慶賀，只說討個上官之喜。誰知他徇私傷了窮民，刺史訪知，當堂戒諭說道：「為民父母，要愛下為先，更於窮民加恤。這貨財，誰不愛？卻不是你我為官的所貪，公家自有養廉的俸祿。這刑罰，雖是懲奸的法度，卻也要寬些，可憐他也是父娘的一塊皮肉。重法之下，萬一有冤，這陰功何在？」正說間，只見幾個窮民，哭哭啼啼，來訴說富家倚勢占產，下吏受賄傷民。州主見了大怒，叫左右打這一起刁民，卻又叫「且住」，罵道：「我在此數年，何曾聽得村鄉富家倚勢？又何曾聽見下吏受賄傷民？便有此情，子民可該訟父母，難道上官不知？便是勢力奪你，他自有日敗露，犯出到此。當此久旱得雨，正當農忙，不知勤力田疇，卻來健訟。法當責汝，姑念汝愚民無知，叫左右趕將出去。」這下吏在旁，凜凜謝過。刺史又一番勸民而退。隨到館來，祖師一見了刺史，面上怒色尚未消，乃說道：「大人有升獎之喜。」刺史道：「師父又自何見？」祖師道：「僧家征於大人怒色未消。」州主道：「正是方才堂上戒諭下僚，又叱那窮民多事。」祖師道：「為長吏，以正大光明待下屬，以寬柔和厚待小民。蓄怒未消，哪裡是怒未消，乃是愧自己政化未純，故有此吏民不緝。大人有此色，僧家便知上吏必有旌獎之來。」刺史謙退作謝。只見公役來報，說上吏衙門果有旌獎賢能之典。刺史大笑起來。卻是為何大笑，下回自曉。